

全球媒體時代

霸權與抵抗



全球媒體集團如何支配了

我們對世界的想像？

多元化的在地媒體又如何反制

媒介帝國主義的擴張？

Peter Steven ◎著

孫憶南 ◎譯

政治大學新聞系馮建三教授 ◎序

全球媒體時代

霸權與抵抗



Peter Steven◎著
孫憶南◎譯
政治大學新聞系馮建三教授◎序

全球媒體集團如何支配了
我們對世界的想像？
多元化的在地媒體又如何反制
媒介帝國主義的擴張？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全球媒體時代：霸權與抵抗／Peter Steven著；
孫憶南譯。--一版。--臺北市：書林，2006 [民95]

(新國際人；11)

譯自：The No-Nonsense Guide to Global Media

ISBN 957-445-149-6 (平裝)

1. 大眾傳播 2. 媒體政治學

541.83

95011280

新國際人⑪

全球媒體時代：霸權與抵抗

The No-Nonsense Guide to Global Media

著 者	Peter Steven
譯 者	孫憶南
總 編 輯	丁連財
執行編輯	陳衍秀
譯文審校	丁連財・陳衍秀
封面設計	王亮尹
內文排版	謝宜欣
出 版 者	書林出版有限公司
地 址	100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三樓
電 話	02-23684938 · 02-23687226
傳 真	02-66329771 · 02-23636630
發 行 人	蘇正隆
出版經理	蘇恒隆
經銷事業	02-23684938 # 118 · 129 傳真 02-6632-9770
學校業務	02-23687226 · 04-23763799 · 07-2290300
郵 據	15743873 ·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
網 址	http://www.bookman.com.tw
印 刷	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經銷代理	紅蜻蜓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四樓 電話 02-2795-3656 (代表號) 傳真 02-2795-4100
登 記 證	局版臺業字第1831號
出 版 期 期	2006年8月一版
定 價	230元
I S B N	957-445-149-6

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，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。

© New Internationalist Publications Ltd., 2003

This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of *The No-Nonsense Guide to Global Media*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by arrangement with New Internationalist Publications Ltd., Oxford, UK.

全球媒體時代

霸權與抵抗

Global Media

邁向文化多樣與創意公有

2003年9月底，傑克·華倫提（Jack Valenti）宣布，美國電影公會（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，MPAA；其實是好萊塢主要電影公司組成的一個對外代表該工業的機構，不是所有美國廠商的聯合組織），將不再分送影片給6000至7000位會員與影評人。他們若要預覽參加競賽（如奧斯卡獎）的電影，必須在指定時刻，親自到紐約、洛杉磯兩大城市的指定戲院。華倫提還要求其他製片商也比照辦理。

新聞傳出，群情譁然。各中小型片商眼見好萊塢得寸進尺，更加囂張地依照自己的形象，打造所有人的電影行銷手法，怒不可遏，準備一狀告進法院。至2004年初，華倫提眼見情勢不妙，可能遭反托拉斯法之訟，於是鳴金收兵。到了8月，華倫提「順水推舟」，終於以84歲高齡退休，一償宿願。

擔任MPAA會長近40年來，這是華氏最大的挫敗。這件事情當然不能動搖好萊塢的根本，但眼見囂張的好萊塢，氣燄不得不收斂，大抵還是能夠讓人稍稍出口小氣。

雖然無法大快人心，但更進一步，若能閱讀這本譯筆流暢的小書，讀者說不定會靜極思動；假使早就有了行動的經驗，日後行動會更有方向，不致紊亂。

本書雖然篇幅有限，作者卻能深入淺出，有歷史縱深，又饒富當代情境，扎實立論，很不簡單，成績不惡。特別是作者提醒讀者，「別無選擇」(There Is No Alternative, TINA)的說法並不是那麼正確。四海都有努力的人，追求出路，小有表現，在此略作補充。

傳播科技日益發達。側身其間，人們的感知結構既充滿了全球化的符號影音，也浸淫於本地的日常生活，二者交織。

國際傳播賴以運作的架構，主要是在以美國為首的私人資本利益驅動之下，形塑完成。但地球是圓的、在變動的，美國傳媒固然領先全球，但隨其經濟力相對式微（1981年起，美國貿易從盈餘轉為赤字，1998年是1680億，至2005年已達6000多億美元），它也遭遇了更多的挑戰，可從兩大層面觀察。

第一，來自其他國家的政治考量或資本動力。第二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等機構的公共服務及合作的精神與實踐。或多或少，這些實例已經從不同層面，對美國傳媒的利益與觀點有所調整，或說展開了瓜分行動。

第一個層面，可以分為兩種狀況。其一，美國以外的傳媒產品進入美國，特別是隨著衛星傳輸費用陡降，讓進入衛星電視行業的門檻，降低不少。於是，移民美國的人，包括台灣人，往往得到機會，得以透過衛星電視，接觸母國或母語的影視節目。其中，墨西哥與中國分別代表了兩種模式。

居住在美國的中南美洲移民後裔，高達4000多萬，約佔美國總人口的14%。墨西哥電視業者如*Grupo Televisa*，也就有了

商業動機，藉由衛星對這些西語人口傳輸影視節目，大舉獲利。美國境內最受歡迎的西語電視公司 *Univision*，2005年的股市值達120億美元。至於中國，則是在經濟崛起後，由政治力推動，希望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取得更多發言的機會。2002年起，北京方面允許美商「時代一華納」與「新聞集團」頻道在廣東落地；接著透過前兩家公司的安排，使中國大陸央視頻道得以進入美國部份有線電視系統。

其二，在政府資助下，許多國家都推出英語或本國語電視新聞頻道，等於是跟美國 CNN 展開局部競爭，呈現兩種風貌。一種出於商業動力，在這方面，弔詭的是，至今最成功的是國內遵循公共服務，國外商業取利的 BBC。BBC 的海外電視新聞頻道營收，2005 年度達 9080 萬英鎊。另一種則非追求利潤，而是為了闡述本國政治、文化等觀點，故由政府撥款，自行經營或資助本國商業機構，播映本國節目。其中以英語發音者，包括中國大陸央視第九頻道、阿拉伯世界的半島電視台（英語頻道開播較晚），以及 7 個南韓單位聯合在 1996 年推出的阿里郎電視台（但有部份韓語節目）。以本國語發音者，包括預定在 2006 年底開播的法國 CII（法政府 1 年資助 4000 萬美元），以及在委內瑞拉創辦的西班牙語衛星電視臺 *Telesur*（政府 1 年資助 1000 萬美元）向全球 24 小時播放，已在 2005 年夏季開播。

第二個層面，同樣分成兩種狀況。其一，各國採取政策，阻卻美國傳媒（特別是音像產品）的跨國寡佔或壟斷。如 1948 年開始執行的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》（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

and Trade , GATT) 第4條就對電影貿易，設有特殊規範：「任一締約國欲制定或維持已沖洗的電影片在國內數量之控管……應以放映配額（Screen Quota）的方式為之」。該協定運作至今，援用最成功者，應該是南韓。由於社運團體的督促與施壓，從1994年起，南韓政府逐漸落實配額措施，南韓影片佔本國戲院的票房比例，從1993年的15%左右，爬升至2001年以降，每年均超過50%。1995年，UNESCO提出《我們的多元創意》（*Our Creative Diversity*）報告，力陳必須建立「全球的公共領域，容納另類聲音」，最激進的主張是以「全球為範疇，補助公共服務與社區媒體」。事隔10年（2005年10月），《文化多樣性公約》（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）雖有美國、以色列兩國反對，仍得到UNESCO大會148個會員國支持，已經通過。該國際公約的意義不在於當下，而是一個象徵，號召各國制定政策與法規，落實其內涵。

其二，許多政府提供了若干接觸非主流傳媒（特別是電影）的機會。非營利機構也通過合作社的方式，借助網際網路，有效地流通聲光與文字。欠缺積極傳播政策如台灣，也有尺寸之得。這裡是指，經費主要來自新聞局的金馬影展從1990年起，加列了「國際影展」，每年吸引眾多青年學子。其後，商業性質的藝術電影，開始在各種影展出現，然後北高兩市與其他縣市也相繼投入金額不高，卻大大拓展了多元觀影經驗的各種主題影展。根據吳廷勻統計，1996至2000年間，各影展引進了214部電影，若這些

影片是私部門為了試探商業市場而引進，那麼，2001至2005年所放映的非主流電影之數量，高達前5年的20倍（4424部）。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投入，應該無法達到這樣的成果。

非營利單位基於分享，由參與者無償製作與提供資訊者，自然是以「維基百科全書」（Wikipedia）最為知名。它萌芽於2001年初，2004年開始，已有41萬條目（英語19萬），至2006年1月已達260萬條目（含120種語言，英語110萬以上，遠超過知名的《大英百科全書》，每日造訪人數甚至超過《紐約時報》），志願撰稿者也從2004年1月的9653人，激增至2005年6月的47821人。

這些例子顯示，除了商業競爭與利潤追求之外，合作與分享也是創作或流通影音與文字的動力，規模較大者如「維基百科全書」，規模較小者如小眾電影或紀錄片。如果這類實例能獲得各國政府或跨國組織（如UNESCO）的支持，鼓勵各地方分別在能力範圍之內，以數位形式提供文化產品，例如每年產製若干部電影、紀錄片或歌曲，並成立「國際數位內容合作社」，採無償或「創意公有地」（Creative Commons）的作法，應該比現行競爭利潤的主流市場策略，更能讓各國人士接觸與使用多樣性的傳媒內容與文化，使地方接合於全球，讓全球成為地方的熔爐。

馮建三

2006年6月13日

前言

彼得·史蒂芬（Peter Steven）是一位極為開明的西方媒體學者。他和這個領域中的許多人不同，他非常清楚，媒體研究認為值得探索的事物範圍，大部分都反映出西方男性的想法。整體來說，凡是媒體理論認定的「他者」（Other），不是被置於從屬地位，就是納入主流觀點下的真實與世界觀。女性主義理論對於改變這種狹隘的觀點已有很大的貢獻。然而，這種觀點仍然源自理性主義的傳統，以及社會改革鬥士的價值觀，說得好聽點，目的在於「拯救」受壓迫者，而非「認可」他者完全合理的真實與價值體系。

將全球媒體這個主題濃縮為「新國際人系列」這本小書，工作之艱鉅，就像數位科技本身一樣令人驚嘆。然而，這樣的濃縮可能讓作者以為，他們能讓大眾思考自己如何被政治極權主義（Totalitarianism）透過主控媒體（Dominant Media）所操縱。但史蒂芬質疑這項工作，從他精準的分析中，我們瞭解到的是自己如何受到束縛。我們受到束縛，是由於對言論自由懷有幻想，而這個幻想正是由數位壁壘所建構並維持的。該壁壘由資料、影像、聲訊、企圖打動我們理智的垃圾郵件構成，更重要的是還包括了英語的廣泛使用。

我們繼續閱讀史蒂芬這本引人入勝的書，會發現他告訴我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媒體，不只重視科技本身，還要注意其

發展。他表示，經濟全球化並沒有自動帶來文化的全球化。大眾媒體是促進多樣化還是「同質化」？抑或，它是假借尋找快樂之名，行階級分化之實？史蒂芬不但提醒我們質疑自己作為閱聽人的角色，還要質疑自己作為藝術家的角色。他質問媒體如何反映社會，也鼓勵我們提出同樣的疑問：對於這個世界的建構，我們只是被動的接收者，還是能盡一己之力？媒體是否只反映出低俗節目以及虛假世界中膚淺的人際關係？我們是否對科技奇才設計的一切新玩意都照單全收？在最後一章，他提出了一些明智的想法、改變方案與希望。

史蒂芬指出，媒體讓我們見到宇宙萬物中不為人知的一面。我們應與之為友，而非把它當作操縱的工具或被它所操縱。非西方國家正設法透過不同的文化詮釋與媒體的使用來表示，他們認為媒體不過是另一種通訊傳播科技；不像西方國家一樣，將它視為言論自由、真相或自由的傳播者。

史蒂芬的精采故事，為本書增色不少，也讓讀者知道，不論現在或未來，我們都能以許多不同的方式使用媒體，滿足自己的需求。這些需求可能讓我們陷入商品化的迷陣，只圖利少數人，也可能協助我們呈現不為人知的美妙世界，與所有人分享。也許媒體就像希臘神話中潘朵拉的寶盒，充滿神奇與挑戰，有賴大家以創意與責任感看待之，才能造福廣大群眾。

Christine Morris

來自Kombumerri/Mununjahlai族，原住民法律的傳統監護人
同時也是澳洲布里斯班葛瑞菲斯大學（Griffith University）的研究員

目錄 CONTENTS

序：邁向文化多樣與創意公有／馮建三教授 4

前言 10

緒論 14

① 媒體與我：來自世界各地的聲音 17

② 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 25

③ 傳播政治經濟學：媒體集團的金權角力 55

④ 美麗新世界？數位科技的革新與匯聚 83

⑤ 媒體藝術：多元類型與主動閱聽人 109

⑥ 小心！媒體效應和意識型態 143

⑦ 革命尚未成功：國際行動與媒體民主 171

參考書目 190

線上媒體資源 191

常見詞彙中英對照表 198

人名中英對照表 216

緒論

幾

個月之前，我寄了一份簡短的問卷給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幾個人。我把這些好心回覆者的回應收錄在第一章。在問卷中，我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具體談論他們如何使用不同的媒體。

每一個回應都給了我一些小小的驚喜。像摩里斯（Christine Morris）談到年輕澳洲女孩的消費能力時，說那是「粉紅娃娃錢」（dolly-pink dollar），普藍達克（Manjunath Pendakur）教授的大學報取名為《埃及人報》（*The Daily Egyptian*），還有個網路上的基層民眾電台叫「狗鎮沙龍」（Dogtown Saloon）。這些評論也提供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內容，例如菲利斯（Celina Del Felice）提到阿根廷的「青年網」（La Red Joven），或華德（Olivia Ward）推薦「強生名單」（The Johnson List）的俄國故事等。

來自世界各地的這些聲音，正好可以作為本書的背景。我要說明主控媒體——即我們大多數人所共享的同質化、商業化的單一媒體——無遠弗屆的強大威力。然而，我同時也希望討論多樣化、另類的在地或國際反對媒體，如何奮力爭取生存與發言空間。做為國際媒體的研究者，我對於主控或另類媒體都不想放棄。如果蔑視各種主控媒體及其閱聽人，視之為無可救藥的沉淪，不僅危險，也流於自命不凡。同時，我們必須儘可能對努力創造其他媒體形式的製作人與閱聽人，提供支援與鼓勵。

這本書從我們所面對的龐大全球媒體勢力談起。梅鐸

(Rupert Murdoch) 和貝魯斯科尼 (Silvio Berlusconi) 等全球媒體巨擘挾其政治與經濟勢力，在我們的娛樂上構築他們的夢想，我們絕不能低估他們背後的力量。若希望達成民主改革，就必須瞭解，這種新聞和娛樂媒體的力量，在政治與文化上極其重要。

同時，許多媒體也不只是簡單的通訊傳播或宣傳媒介。它們是人群、想法與真實的象徵性再現 (symbolic representation)，具有多重意義。這些意義只有在最終與特定閱聽人接觸後，才能成立。它們是無法完全被掌握的意義。媒體也許屬於文化產業，但同時也是一種藝術形式。

本書最後一章描述了未來的展望。總之，我希望讀者同意，雖然媒體可能處於主控地位，但並非無所不能。身為社會行動人士暨教師的卡尼爾 (Ben Carniol) 就說過：「別接受我們一直被告知的 TINA 現況；也就是『別無選擇』 (There Is No Alternative)。」要有前瞻的精神，才能邁向更好的媒體世界。

Peter Steven

多倫多

